



列傳第三十九

金史一百一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承暉 本名福興

抹撚盡忠

僕散端

本名七斤

耿端義

李英

李木魯德裕

烏古論慶壽

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好學淹貫經史襲父益都尹鄭家塔割刺訛沒謀克大定十五年選充符寶祗候遷筆硯直長轉近侍局直長調中都右警巡使章宗為皇太孫選充侍正章宗即位遷近侍局使孝懿皇后妹夫吾也藍世宗

時以罪斥去乙夜詔開宮城門召之承暉不奉詔明日奏曰吾也藍得罪先帝不可召章宗曰善未幾遷兵部侍郎兼右補闕初置九路提刑司承暉東京咸平等路提刑副使改同知上京留守事御史臺奏承暉前為提刑豪猾屏息遷臨海軍節度使歷利涉遼海軍遷北京路提刑使歷知咸平臨潢府為北京留守副留守李東陽素貴承暉自非公事不與交一言改知大名府召為刑部尚書兼知審官院惠民司都監余里痕都遷織染署直長承暉駁奏曰痕都以蔭得官別無才能前為大陽渡譏察纔八月推惠民司都監已為太優依格兩除之後當再入監差今乃超

授隨朝八品職任况痕都乃平章鎰之甥不能不涉物議上從承暉議召徒單鎰深責之改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不與新喜慙章宗聞而嘉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即杖豪民而遣之謂其人曰可以此報宣徽也復改知大名府事兩潦害稼承暉決引潦水納之濠隍及伐宋遷山東路統軍使山東盜賊起承暉言捕盜不即獲比奏報或遷官去官請權行的決尚書省議猛安依舊收贖謀克奏報其餘鈐轄都軍巡尉先決奏聞俟事定復舊從之及罷兵盜賊渠魁稍就

招降猶往往潛匿泰山巖穴間按察司請發數萬人刊除
林木則盜賊無所隱矣承暉奏曰泰山五岳之宗故曰岱
宗王者受命封禪告代國家雖不行此事而山亦不可赭
也齊人易動驅之入山必有凍餓失所之患此誨盜非止
盜也天下之山亦多矣豈可盡赭哉議遂寢是時行限錢
法承暉上疏略曰貨聚於上怨結於下不報改知興中府
事衛紹王即位召爲御史大夫拜參知政事駙馬都尉
單汲烈與其父南平干政事大爲姦利承暉面質其非
拜尚書左丞行省參知政事承裕敗績于會河堡
承暉亦坐除名至寧元年起爲橫海軍節度使貞祐初召

拜尚書右丞承暉即日入朝妻子留滄州滄州破妻子皆死
紇石烈執中伏誅進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帥封鄒國公中
都被圍承暉出議和事宣宗遷汴進拜右丞相兼都元帥
徙封定國公與皇太子留守中都承暉以尚書左丞抹撚
盡忠久在軍旅知兵事遂以赤心委盡忠悉以兵事付之
己乃總持大綱期於保完都城頃之莊獻太子去之右副
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出降中都危急詔以抹撚盡忠爲
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三年二月詔元帥左監軍永錫將
中山真定兵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
人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

參知政事大名行省字木魯德調遣繼發救中都承暉間遣人以礮寫奏曰七斤既降城中無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冀有濟詔曰中都重地廟社在焉朕豈一日志也已趣諸路兵與糧俱往卿會知之及詔中都官吏軍民曰朕欲紓民力遂幸陪都天未悔禍時尚多虞道路久梗音問難通汝等朝暮矢石暴露風霜思惟報國靡有貳心俟兵事之稍息當不衍於旌賞今已會合諸路兵馬救援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未錫慶壽等軍至霸州北三月乙亥李英被酒軍無紀律

大元兵攻之英軍大敗是時高琪居中用事忌承暉成功諸將皆顧望既而以刑部侍郎阿典宋阿爲左監軍行元帥府于清州同知真定府事女奚烈胡論出爲右都監行元帥府爲保州戶部侍郎侯摯行尚書六部往來應給終無一兵至中都者慶壽軍聞之亦潰承暉與抹撚盡忠會議于尚書省承暉約盡忠同死杜稷盡忠謀南奔承暉怒即起還第亦無如盡忠何召盡忠腹心元帥府經歷官完顏師姑至謂曰始我謂平章知兵故推心以權畀平章嘗許與我俱死今忽異議行期且在何日汝必知之師姑曰今日向暮且行曰汝行李辦未曰辦矣承暉變色曰杜稷

若何師姑不能對叱下斬之承暉起辭謁家廟召左右司
郎中趙思文與之飲酒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
國家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其表皆論國家大計
辨君子小人治亂之本歷指當時邪正者數人曰平章政
事高琪賦性陰險報復私憾竊弄威柄包藏禍心終害國
家因引咎以不能終保都城爲謝復謂妻子死于滄州爲
書以從兄子永懷爲後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
年勞多寡而分之皆與從良書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
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
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旣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

字投筆歎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
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薨矣家人匆匆墜
庭中是日暮盡忠出奔中都守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
師安石奉遺表奔赴行在奏之宣宗設奠於相國寺哭之
盡哀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詔
以永懷爲器物局直長永懷子撒速爲奉御承暉生而貴
富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
而友蘇公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素敬之與爲忘年交
抹撚盡忠本名彖多上京路猛安人中大定二十八年進
士第調高陽朝城主簿北京臨潢提刑司知事御史臺舉

廉能遷順義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起復翰林修撰同知
德昌軍節度事簽北京按察司滑州刺史改恩州上言凡
買賣軍器乞令告給憑驗以防盜賊私市尚書省議止聽
係籍人匠貨賣有知情售不應存留者同私造法從之遷
山東按察副使坐虛奏田稼豐收請糴常平粟詐稱宣美
和糴降號州刺史改乾州泰和六年伐宋為元帥右監軍
完顏充經歷官坐奏報稽滯杖五十八年入為吏部郎中
累遷中都西京按察使是時紇石烈執中為西京留守與
盡忠爭私意不協盡忠陰伺執中過失申奏執中雖跋扈
善撫御其部曲密於居庸北口置腹心刺取按察司文字

及執中自紫荆關走還中都詔盡忠為左副元帥兼西京
留守以保全西京功進官三階賜金百兩銀千兩重綵百
段絹二百疋未幾拜尚書右丞行省西京貞祐初進拜左
丞詔曰卿總領行省鎮撫陪京守禦有功人民攸賴朕新
嗣祚念爾重臣益勉乃力以副朕懷二年五月自西京入
朝加崇進封申國公賜玉帶金鼎重幣二年進拜都元帥
左丞如故宣宗遷汴與右丞相承暉守中都承暉為都元
帥盡忠復為左副元帥十月進拜平章政事監修國史左
副元帥如故宣宗詔盡忠善撫亂軍盡忠不察殺亂軍數
人已而中都受圍承暉以盡忠久在軍旅付以兵事嘗約

同死社稷及烏古論慶壽等兵潰外援不至中都危急密與腹心元帥府經歷官完顏師姑謀棄中都南奔已戒行李期以五月二日向暮出城是日承暉盡忠會議于尚書省承暉無柰盡忠何徑歸家召師姑問之知將以其夜出奔乃先殺師姑然後仰藥而死是日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出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謂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以爲信然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顧矣中都遂不守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能至此盡忠至南京宣宗釋不問棄中都事仍以爲平章政事盡忠言記注之官奏事不當回避可令

左右司官兼之宣宗以爲然盡忠奏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可爲近侍局宣宗曰近侍局例注本局人及宮中出身雜以他色恐或不和盡忠曰若給使左右可止注本局人既令預政固宜慎選宣宗曰何謂預政盡忠曰中外之事得議論訪察卽爲預政矣宣宗曰自世宗章宗朝許察外事非自朕始也如請謁營私擬除不當臺諫不職非近侍體察何由知之盡忠乃謝罪參政德升繼之曰固當慎選其人宣宗曰朕於庶官曷嘗不慎有外似可用而實無才力者視之若忠孝而包藏悖逆者蒲察七斤以刺史立功驟升顯貴輒懷異志蒲鮮萬奴委以遼東乃復肆亂知

人之難如此朕敢輕乎衆以蒲察五斤爲公幹乃除副使衆以斜烈爲淳直乃用爲提點若烏古論石虎乃汝等共舉之朕豈不盡心哉德升曰比來訪察開決河隄水損田禾等覆之皆不實上曰朕自今不敢問若輩外間事皆不知朕幹何事但終日默坐聽汝等所爲矣方朕有過汝等不諫今乃面訐此豈爲臣之義哉德升亦謝罪紇石烈執中之誅近侍局嘗先事啓之遂以爲功陰秉朝政高琪託此輩以自固及盡忠德升面責愈無所忌未幾德升罷相盡忠下獄自是以後中外蔽隔以至于亡盡忠與高琪素不相能疑宣宗頗踈己高琪間之其兄吾里也爲許州監酒秩蒲求調南京盡忠與吾里也語及中都事曰邇來上頗踈我此高琪所爲也若再主兵必不置此胡沙虎之子孰爲爲之吾里也曰然九月尚書省奏遙授武寧軍節度副使徒單吾典告盡忠謀逆上憮然曰朕何負豕多彼棄中都凡祖宗御容及道陵諸妃皆不顧獨與其妾偕來此固有罪乃命有司鞠治問得與兄吾里也相語事遂并吾里也誅之

僕散端本名七斤中都路火魯虎必刺猛安人事親孝選充護衛除太子僕正滕王府長史宿直將軍邳州刺史尚廐局副使右衛將軍章宗即位轉左衛章宗朝隆慶宮護

衛花狗邀駕陳言端叔父胡覩預弒海陵端不宜在侍衛
詔杖花狗六十代撰章奏人杖五十丁憂起復東北路招
討副使改左副點檢轉都點檢歷河南陝西統軍使復召
爲都點檢承安四年上如薊州秋山獵端射鹿誤入圍杖
之解職泰和三年起爲御史大夫明年拜尚書左丞泰和
六年詔大臣議伐宋皆曰無足慮者左丞相崇浩參知政
事賈鉉亦曰狗盜鼠竊非舉兵也端曰小寇當晝伏夜出
豈敢白日列陳犯靈壁入渦口攻壽春邪此宋人欲多方
誤我不早爲之所一旦大舉入寇將墮其計中上深然之
未幾丁母憂起復尚書左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發兵

南京詔端行省主留務僕散揆已渡淮次廬州宋使皇甫
拱奉書乞和端奏其書朝議諸道兵旣進疑宋以計緩師
詔端遣拱還宋七年僕散揆以暑雨班師端還朝初婦人
阿魯不嫁爲武衛軍士妻生二女而寡常託夢中言以惑
衆頗有驗或以爲六乃自言夢中屢見白頭老父指其二
女曰皆有福人也若侍掖廷必得皇嗣是時章宗在位久
皇子未立端請納之章宗從之旣而京師久不雨阿魯不
復言夢見白頭老父使已祈雨三日必大澍足過三日雨
不降章宗疑其誕妄下有司鞫問阿魯不引伏詔讓端曰
昔者所奏今其若何後人謂朕信其妖妄實由卿啓其端

倪鬱于予懷念之難置其循省于徃咎思善補于將來恪
整乃心式副朕意端上表待罪詔釋不問頃之進拜平章
政事封申國公八年宋人請盟端遷一官章宗遺詔內人
有娠者兩位生子立為儲嗣衛紹王即位命端與尚書左
丞孫即康護視章宗內人有娠者泰和八年十一月二十
日章宗崩二十二日大醫副使儀師顏狀診得范氏胎氣
有損明年四月有人告元妃李氏教承御賈氏詐稱有身
元妃承御皆誅死端進拜右丞相授世襲謀克貞祐二年
五月判南京留守與河南統軍使長壽按察轉運使王質
表請南遷凡三奏宣宗意乃決百官士庶皆言其不可太

學生趙昉等四百人上書極論利害宣宗慰遣之乃下詔
遷都明年中都失守宣宗至南京以端知開封府事頃之
為御史大夫無何拜尚書左丞相三年兼樞密副使未幾
進兼樞密使數月以左丞相兼都元帥行省陝西給親軍
三十人騎兵三百為衛次子宿直將軍納丹出侍行賜其
紙勘同日緩急有事以此召卿端招遙領通安軍節度使
完顏狗兒即日來歸奏遷知平涼府事諸將聞之莫不感
激遣納蘭伴僧招諭臨洮茂黎五族都管青覺兒積石州
章羅謁蘭冬及鐸精族都管阿令結蘭州葩俄族都管汪
三郎等皆相繼內附汪三郎賜姓完顏後為西方名將四

年以疾請致仕不許遣近侍與太醫診視端雖癯老凡朝廷使至必遠迓宴勞不懈故讒構不果行宣宗聞之詔自令專使酒三行別于儀門他事經過者一見而止初同華舊屯陝西軍及河南步騎九千餘人皆隸陝州宣撫副使永錫端奏潼關之西皆陝西地請此軍隸行省緩急可使朝廷從之及

大元兵入潼關永錫坐誅而罪不及端興定四年朝廷以知臨洮府事承裔爲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於鳳翔端奏隴外十州介宋夏之間與諸番雜處先於鞏州置元帥府以鎮之今承裔以隴外萬兵移居鳳翔臣恐一旦有警援

應不及乞令承裔行元帥府於鞏州若以鳳翔密邇宋界則本路屯兵已多但令總管攝行帥事與京兆鞏相爲首尾足以備緩急矣從之是歲薨訃聞宣宗震悼輟朝贈延安郡王謚忠正正大三年配享宣宗廟廷子納坦出爲定國軍節度使天興元年十一月納坦出之子忙押門與兄石里門及護衛顏蓋宗阿同飲忙押門詐以事出投北兵省以刑部郎中趙楠推其家屬及同飲人時上下迎合必欲以知情處之至於忙押門妻皆被訊掠其母完顏氏曰忙押門通其父妾父殺此妾忙押門不自安遂叛求脫命而已委曲推問無知情之狀省中微聞之召小吏郭從革

喻以風旨從革言之楠方食擲匕筋於案大言曰寧使趙楠除名亦不能屈斷無辜人遂以不知情奏且以妾事上聞上曰丞相功臣納坦出父子俱受國恩吾已保其不知情也立命赦出之楠字才美進士高平人

耿端義字忠嗣博州博平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滑州軍事判官歷上洛縣令安化順義軍節度判官補尚書右令史除汾陽軍節度副使改都轉運司戶籍判官轉太常博士遷太常丞兼秘書郎再除左司員外郎歷太常少卿兼吏部員外郎同修國史戶部郎中河北東路按察副使同知東平府事充山東安撫使宣宗判汾陽軍是時端義

為副使宣宗即位召見訪問時事遷翰林侍講學士兼戶部侍郎未幾拜參知政事貞祐二年中都被圍將帥皆不肯戰端義奏曰今日之患衛王啓之士卒縱不可使城中軍官自都統至謀克不啻萬餘遣此輩一出或可以得志議竟不行中都解圍端義請遷南京既而僕散端三表皆言遷都事宣宗意遂決是歲薨宣宗輟朝賻贈甚厚遣使祭葬

李英字子賢其先遼陽人徙益都中明昌五年進士第調淳化主簿登州軍事判官封丘令丁父憂服除調通遠令蕃部取民物不與直攝之不時至即掩捕之論如法補尚

書省令史大安三年集三品以上官議兵事英上疏曰軍旅必練習者木虎高琪烏古孫兀屯納蘭瓜頭抹撚盡忠先朝嘗任使可與商略餘者紛紛恐誤大計又曰比來增築城郭修完樓櫓事勢可知山東河北不大其聲援則京師為孤城矣不報除吏部主事貞祐初攝左司都事遷監察御史右副元帥木虎高琪辟為經歷官乃上書高琪曰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崤函蜀之劔門也邇者撤居庸兵我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之士將轉為他矣又曰可鎮撫宣德德興餘民使之從我所在自有宿藏足以取絡是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

失之關隘也居庸咫尺都之北門而不能衛護英實恥之高琪奏其書即除尚書工部員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關隘悉隸焉二年正月乘夜與壯士李雄郭仲元郭興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緣西山進至佛巖寺令李雄等下山招募軍民旬日得萬餘人擇衆所推服者領之詭稱土豪時時出戰被劊召還遷翰林待制因獻十策其大槩謂居中土以鎮四方委親賢以守中都立藩屏以固關隘集人力以防不虞養馬力以助軍威愛禾稼以結民心明賞罰以勸百官選守令以復郡縣併州縣以省民力頗施行之宣宗南遷與左諫議大夫把胡魯俱為御前經歷官詔

曰扈從軍馬朕自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宣宗
次真定以英爲國子祭酒充宣差提控隴右邊事無何召
爲御史中丞英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于激濁揚
清獎進人材耳近年改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爲虛文
大定間數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爲得人願改前
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效庶幾人人自勵爲國家用
矣宣宗嘉納之自兵興以來亟用官爵爲賞程陳僧敗官
軍于龕谷遣僞統制董九招西關堡都統王狗兒狗兒立
殺之詔除通遠軍節度使加榮祿大夫賜姓完顏氏英言
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難得爲貴比來醜於用賞實駭

聞聽帑藏不足惟恃爵命今又輕之何以使人伏見蘭州
西關堡守將王狗兒向以微勞旣蒙甄錄頃者堅守關城
誘殺賊使論其忠節誠有可嘉若官之五品命以一州亦
無負矣急於勸獎遂擢節鉞加階二品賜以國姓若取蘭
州又將何以待之陝西名將項背相望曹記僧包長壽東
永昌徒單醜兒郭祿大皆其著者狗兒藐然賤卒一朝處
衆人之右爲統領之官恐衆望不厭難得其死力宣宗以
英奏示宰臣宰臣奏狗兒奮發如此賞以異恩殆不爲過
上然其言中都久圍丞相承暉遣人以樊篤奏告急詔元
帥右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兵英收河間清滄

義軍自清州督糧運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貞祐三年三月十六日英被酒與

大元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求錫軍聞之皆潰歸五月中都不守宣宗猶加恩贈通奉大夫謚剛貞官護葬事錄用其子云

李术魯德裕本名蒲刺都隆安路猛安人補樞密院尚書省令史右三部檢法監察御史遷少府監丞明昌末修北邊壕漸立堡塞以勞進官三階授大理正丁母憂起復廣寧治中歷順州濱州刺史坐前在順州市物虧直遇赦改刺瀋州累官北京路按察使太子詹事元帥左都監遷左

監軍兼臨潢府路兵馬都總管坐士馬物故多及都統按帶私率官兵救護家屬德裕蔽之御史劾奏逮獄遇赦謫寧海州刺史稍遷泗州防禦使武勝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知臨洮府事兼陝西路副統軍召爲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兼簽樞密院事行省大名詔發河北兵救中都凡真定中山保涿等兵元帥左監軍求錫將之大名河間清滄觀霸河南等兵德裕將之并護清滄糧運德裕不時發及李英至霸州兵敗糧盡亡失坐弛慢兵期責授沂州防禦使尋知益都府事興定元年二月卒

烏古論慶壽河北西路猛安人由知把書盡充奉御除近

侍局直長再轉本局使禦邊有勞進一階賜金帶泰和四年遷本局提點是時議開通州漕河詔慶壽按視漕河成賜銀一百五十兩重幣十端泰和六年伐宋從古副元帥完顏匡出唐鄧爲先鋒都統賜御弓二以騎兵八千攻下棗陽湏之完顏匡軍次白虎粒遣都統完顏按帶取隨州遣慶壽以兵五千扼赤岸斷襄漢路行與宋兵遇斬首五百級宋隨州將雷太尉遯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鄧城樊城戍兵皆潰遂與大軍渡漢江圍襄陽元帥匡表薦慶壽謀略出衆上嘉之進一官遷拱衛直都指揮使提點如故初慶壽上書云汝州襄城縣去汝州遠於許州兩舍請割隸

許州便尚書省議汝州南有鴉路舊屯四千其三千在襄城今割襄隸許州道里近便仍食用解鹽其屯軍三千依舊汝州總押從之八年罷兵遷兩階賜銀二百五十兩重幣十端有疾賜御藥衛紹王即位改左副點檢近侍局如故未幾坐與黃門李新喜題品諸王免死除名久之起爲保安州刺史歷同知延安府西北西南招討副使棣州防禦使興平軍節度使貞祐二年遷元帥右都監以保全平州功進官五階賜金吐鶻重幣十端頃之宣宗遷汴改右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閱月知大興府事未行改左副點檢兼親軍副都指揮數月知彰德府事三年中

列傳
都危急改元帥左都監將大名兵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
一千河北兵一萬救中都次霸州北兵潰頃之中都不守
改大名府權宣撫使未幾知河中府權河東南路宣撫副
使四年遷元帥右監軍兼陝西統軍使駐兵延安敗夏人
于安塞堡戰于鄜州之倉曲谷有功興定元年與簽樞密
院事完顏賽不經略伐宋敗宋兵于泥河灣石壕村斬首
三千級獲馬四百匹牛三百頭器械稱是復破宋兵七千
於樊城縣既而以軍士多被傷奏不以實詔有司鞠問已
而釋之歷鎮南集慶軍節度使卒

贊曰承暉守中都某年相爲存亡臨終就義古人所難也
大抵宣宗既遷則中都必不能守中都不守則土崩之勢
決矣僕散端耿端義似忠而實愚抹撚盡忠委中都庸何
議焉高琪忌承暉成功李魯德裕緩師期姦人之黨於
是何誅李英被酒敗軍雖死不能贖也爲古論慶壽無罰
貞祐之刑政從可知矣

列傳第三十九

列傳第四十

金史百二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僕散安貞

田琢

完顏弼

蒙古綱

必蘭阿魯帶

僕散安貞本名阿海以大臣子充奉御父揆尚韓國公主
鄭王永蹈同母妹也永蹈誅安貞罷歸召為符寶祗候復
為奉御尚邢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襲胡土愛割蠻猛安
歷尚衣直長御院通進尚藥副使丁母憂起復轉符寶郎
除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歷邳淄涿州刺史拱衛直都指

揮使貞祐初改右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遷元帥左都監二年中都解嚴河北州郡未破者惟真定大名東平清沃徐邳海州而已朝廷遣安貞與兵部尚書裴滿子仁刑部尚書武都分道宣撫於是除安貞山東路統軍安撫等使初益都縣人楊安國自少無賴以鬻鞍材爲業市人呼爲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伐宋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詔州郡招捕之安兒降隸諸軍累官刺史防禦使大安三年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爲都統安兒爲副統戍邊至雞鳴山不進衛紹王驛召問狀安兒乃曰平章參政軍數十萬在前無可慮者屯駐雞鳴

山所以備間道透漏者耳朝廷信其言安兒乃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略官吏山東大擾安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萊陽萊州徐汝賢以城降安兒賊勢復振登州刺史耿格開門納僞鄒都統以州印付之郊迎安兒發帑藏以勞賊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凡符印詔表儀式皆格草定遂陷寧海攻濰州僞元帥郭方三據密州略沂海李全略臨朐扼穆陵關欲取益都安貞以沂州防禦使僕散留家爲左翼安化軍節度使完顏訛論爲右翼七月庚辰安貞軍昌邑東徐汝賢等以三州之衆十萬來拒戰自午抵暮轉戰三十里殺賊數萬獲器

械不可勝計壬午賊棘七率衆四萬陣于辛河安貞令留
 家由上流膠西濟繼以大兵殺獲甚衆甲申安貞軍至萊
 州偽寧海州刺史史潑立以二十萬陣于城東留家先以
 輕兵薄賊諸將繼之賊大敗殺獲且半以重賞招之不應
 安貞遣萊州黥卒曹全張德田貴宋福詐降于徐汝賢以
 爲內應全與賊西南隅戍卒姚雲相結約納官軍丁亥夜
 全縋城出潛告留家留家募勇敢士三十人從全入城姚
 雲納之大軍畢登遂復萊州斬徐汝賢及諸賊將以徇安
 兒脫身走訛論以兵追之耿格史潑立皆降留家略定膠
 西諸縣宣差伯德玩襲殺方郭三復密州餘賊在諸州者

皆潰去安兒嘗遣梁屠實黃縣甘泉鎮監酒石抹充浮海
 赴遼東構留哥已具舟皆捕斬之十一月戊辰曲赦山東
 除楊安兒耿格及諸故官家作過驅奴不赦外劉二祖張
 汝揖李思溫及應脅誘從賊并在本路自爲寇盜罪無輕
 重並與赦免獲楊安兒者官職俱授三品賞錢十萬貫十
 二月辛亥耿格伏誅妻子皆遠徙諸軍方攻大沫堠故至
 宣撫副使知東平府事烏林答與即引軍還賊衆乘之復
 出爲患詔以陝西統軍使完顏弼知東平府事權宣撫副
 使其後楊安兒與汲政等乘舟入海欲走岨嶠山舟人曲
 成等擊之墜水死三年二月安貞遣提控紇石烈牙吾塔

破巨蒙等四堠及破馬耳山殺劉二祖賊四千餘人降餘黨八千擒偽宣差程寬招軍大使程福招降脅從百姓三萬餘人安貞遣兵會宿州提控夾谷石里哥同攻大沫堠賊千餘逆戰石里哥以騎兵擊之盡殪提控沒烈奪其北門以入別軍取賊水寨諸軍繼進殺賊五千餘人劉二祖被創獲之及偽參謀官崔天祐楊安兒偽太師李思溫餘衆保大小峻角子山前後追擊殺獲以萬計斬劉二祖詔遷賞沒烈等有差詔尚書省曰山東東西路賊黨猶嘯聚作過者詔書到日並與免罪各令復業在處官司盡心招撫優加存卹無令失所十月安貞遷樞密副使行院于徐

州四年二月楊安兒餘黨復擾山東詔安貞與蒙古綱完顏弼以近詔招之五月安貞遣兵討郝定連戰皆克殺九萬人降者三萬餘郝定僅以身免獲偽金銀牌器械甚衆來歸且萬人皆安慰復業自楊安兒劉二祖敗後河北殘破干戈相尋其黨徃徃復相團結所在寇掠皆衣紅納襖以相識別號紅襖賊官軍雖討之不能除也大槩皆李全國用安時青之徒焉興定元年十月詔安貞曰防河卒多老幼疲軟不勝執役之人其令速易之二年十月開封治中呂子羽等以國書議和于宋宋人不受以安貞爲左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及唐息壽泗行元帥

府分道各將兵三萬安貞總之畫定期日下詔伐宋安貞
至安豐宋兵七千拒戰權都事完顏胡魯刺衝擊敗之追
至淝水死者二千餘人安貞至大江乃班師三年閏月安
貞至自軍中入見于仁安殿胡魯刺進一階久之安貞燕
見奏曰淝水之捷胡魯功第一臣之兵事皆咨此人功厚
賞薄乞加賞以勸來者尚書省奏凡行省行院帥府參議
左右司經歷官都事以下皆遷一官所以絕求請之路塞
姦倖之門也安貞之請不可從遂止五年復伐宋二月安
貞出息州軍于七里鎮宋兵據淨居山遣兵擊敗之宋兵
亦山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洪門山宋兵方浚濠立柵安

貞軍亟戰奪其柵宋黃統制團兵五千保黃土關關絕險
素有備堅壁不出安貞遣輕兵分爲左右軍澄登別以兵
三千直逼關門翼日左右軍會于山顛俯瞰關內宋人守
關者望之駭愕不能立中軍急攻宋兵潰遂奪黃土關遂
入梅林關拔麻城縣抵大江至黃州克之進克蘄州前後
殺略不可勝計獲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之師還安貞
每獲宋壯士輒釋不殺無慮數萬因用其策輒有功宣宗
謂宰臣曰阿海將略固善矣此輩得無思歸乎南京密邇
宋境此輩旣不可盡殺安所置之朕欲驅之境上遣之歸
如何宰臣不對六月甲寅朔尚書省奏安貞謀叛宣宗謂

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曰朕觀此奏皆飾詞不實其令覆案之戊寅并其二子殺之以祖忠義父揆有大功免兄弟緣坐詔曰銀青榮祿大夫左副元帥兼樞密副使駙馬都尉僕散阿海早藉世姻寔馳仕軌屬當軍旅之事益厚朝廷之恩爰自帥藩擢居樞府頃者南伐時乃奏言是俾行鱗介之誅而盡露梟獍之狀二城雖得多罪稔彰念勝負之靡常肯刑章之輕用始自畫因糧之計乃更嚴橫斂之期督促計司彫弊民力信其私意或失防秋顧利害之實深尚優容而弗問頃因近侍悉露姦謀蓋虞前後罪之上聞廼以金玉帶而夜獻審事情之詭秘命信臣而鞠推迨致

款詞乃詳實狀自以積愆之著必非公憲所容欲結近臣之歡心俾伺內庭之指意如釁端之少露得先事而易圖曰其方握兵權得以謀危廟祏事或不濟計即外奔前日之俘隨時誅戮獨於宋族曲活全門示其悖德于敵讎豫冀全身而納用初安貞破蘄州獲宋宗室不殺而獻之遂以爲罪安貞憂讒以賄近侍局乃以質成其誣安貞典兵征伐嘗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自忠義揆至安貞凡三世大將焉初安貞破蘄州所得金帛分給將士南京都轉運使行六部事李特立金安軍節度副使紇石烈蒲刺都大名路總管判官銀朮可因而欺隱事覺特立當死蒲刺都

銀朮可當杖一百除名詔薄其罪特立奪三官降三等蒲
刺都銀朮可奪兩官降二等云

田琢字器之蔚州定安人中明昌五年進士調寧邊在平
生簿潞州觀察判官中都商稅副使丁父憂起復懷安令
補尚書省令史貞祐二年中都被圍琢請由間道往山西
招集義勇以爲宣差兵馬提控同知忠順軍節度使專
略山西琢與弘州刺史魏用有隙琢自飛狐還蔚州用伏
甲於路將邀而殺之琢知其謀自別道入定安用入蔚州
殺觀察判官李宜錄事判官馬士成永興縣令張福劫府
庫倉廩以兵攻琢於定安琢與戰敗之用脫身走易州刺

史蒲察縛送中都元帥府殺之是時勸農副使侯準提控
紫荆等關隘朝廷聞蔚州亂欲以擊就代琢守蔚州令軍
中推可爲管押者即以魏用金牌佩之以安其衆丞相承
暉奏田琢實得軍民心諳練山西利害魏用將士本無勞
効以用弄兵死禍遽爾任用恐開倖門詔從之琢至蔚州
誅與用同惡數人募兵旬日得二萬人十月琢兵敗僅以
身免招集散亡得三萬餘入中山界屯駐而遣沈思忠招
集西京蕩折百姓得萬餘人皆願徙河南琢上書此輩與
河南鎮防往往鄉舊若令南渡擇壯健爲兵自然和協且
可以招集其餘也從之加沈思忠同知深州軍州事琢復

遣沈思忠官楫招弘州蔚州百姓得五萬餘人可充軍者
萬五千人分屯蔚州諸隘皆願得沈思忠為將詔加思忠
順天軍節度副使提控弘蔚州軍馬官楫副之頃之西山
諸隘皆不能守琢移軍沃州沃州刺史完顏僧家奴奏田
琢軍二千五百人官廩不足發民糶粟猶不能贍其中多
女直人均為一軍不可復有厚薄可令於衛輝大名就食
制可加琢河北西路宣撫副使遙授濬州防禦使屯濬州
琢欲陟西山諸水以衛濬州貞祐三年十一月河北行省
侯摯入見奏河北兵食少請令琢汰遣老弱就食歸德琢
輩嶺外失業父子兄弟合為一軍若離而分之定生

他變乞以全軍南渡或徙衛州防河詔盡徙屯陝琢復奏
臣幸徙安地然濬乃河北要郡今見糧可支數月乞俟來
春乃行數日琢復奏濬不可守惟當遷之宰臣劾琢前後
奏陳不一請速鞠問宣宗不許琢至陝上書曰河北失業
之民僑居河南陝西蓋不可以數計百司用度三軍調發
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贍乎春種不廣收成失望軍民
俱困實繫安危臣聞古之名將雖在征行必須屯田趙充
國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課農桑以足民黃霸虞詡是
也方今曠土多游民衆乞明勅有司無蹈虛文嚴升降之
法選能吏勸課公私皆得耕墾富者備牛出種貧者備力

服勤若又不足則教之區種期于盡闢而後已官司園牧
勢家兼并亦籍其數而授之農民寬其負筭省其徭役使
盡力南畝則蓄積歲增家給人足富國強兵之道也宣宗
深然之陝西元帥府請益兵詔以琢衆與之興定元年朝
廷易置諸將遷山東西路轉運使二年改山東東路轉運
使權知益都府事行六部尚書宣差便宜招撫使李旺據
膠西琢遣益都治中張林討之生擒李旺八月萊州經略
使木虎山壽襲破李旺黨偽鄒元帥于小堦獲其前鋒于
水等三十人追擊偽陳萬戶斬首八百級明日復破之于
朱寒寨膠西高密官軍亦屢破之于諸村及海島間是月

棣州裨將張聚殺防禦使斜卯重興遂據棣州襲濱州其
衆數千人琢遣提控紇石烈醜漢會兵討之聚棄濱專保
棣州諸軍趣棣聚出戰敗之斬首百級生擒偽都統王仙
等十三人餘衆奔潰追及于別寨攻拔之聚僅以身免遂
復二州李全據安丘琢遣總領提控王政王庭玉討之宣
差提控太府少監伯德玩率政兵攻安丘敗焉提控王顯
死之琢奏伯德玩本相視山東山堦水寨未嘗徧行獨留
密州輒爲此舉乞治其罪詔遣官鞠玩會赦而止既而昌
樂縣令木虎拒都臨朐縣令兀顏吾丁福山縣令烏林荅
石家奴壽光縣巡檢紇石烈醜漢破李全于日照縣琢承

制各遷官一階進職一等詔許之三年沂州汪子堦王公
喜構宋兵據沂州防禦使徒單福定徒跣脫走百姓潰散
琢奏去歲顧王二嘗據沂州邳州總領提控納合六哥前
爲同知沂州防禦事招集餘衆攻取之百姓歸心可用六
哥取沂州今方在行省侯摯麾下乞發還取便道進討制
可旣而莒州提控燕寧復沂州王公喜復保汪子堦琢奏
沂州須知兵者守之徒單福定已衰老納合六哥善治兵
識沂形勢詔福定專治州事以六哥爲沂州總領琢奏濰
州刺史致仕獨吉世顯能招集猛安餘衆及義軍却李全
保濰州六哥破灰山堦沂境以安守兗州觀察判官梁昱

嘗攝淄州刺史率軍民力田徵科有度饋餉不乏保全淄
州土賊不敢發前猗氏主簿張亞夫嘗權行部官主餉密
州委曲購得糧二萬斛兵儲乃足行至高密徵他州兵拒
李全詔世顯升職從四品遙授同知海州事六哥遷一官
升一等充沂州宣差都提控梁昱遷一官同知淄州事張
亞夫遷兩官密州觀察判官初張林本益都府卒有復立
府事之功遂爲治中而克險不逞恥出琢下琢在山東徵
求過當頗失衆心林欲因衆以去琢未有間也會于海牟
佐據萊州琢遣林分兵討之林旣得兵伺琢出即率衆譟
入府中琢倉猝入營領兵與林戰不勝欲就外縣兵且戰

且行至章丘兵變求救於鄰道不時至東平行省蒙古綱以狀聞宣宗度不能制林而欲馴致之乃遣人召琢還行至壽張疽發背卒

完顏弼本名達吉不蓋州猛安人充護衛轉十人長從丞相襄戍邊功最除同知德州防禦使事武衛軍銓轄轉宿直將軍深州刺史泰和六年從左副元帥完顏匡攻襄陽破雷大尉兵積功加平南盪江將軍丁母憂起復八年除南京副留守壽州防禦使大安二年入爲武衛軍副都指揮使三年以本官領兵駐宣德會河之敗弼被創馬中流矢押軍千戶夾谷王家奴以馬授弼遂得免遷右副都點

檢至寧元年東京不守弼爲元帥左監軍扞禦遼東請募二萬人爲一軍萬一京師有急亦可以回戈自救今驅市人以應大敵往則敗矣衛紹王怒曰我以東北路爲憂卿言京師有急何邪就如卿言我自有策以卿皇后連姻故相委寄乃不體朕意也弼曰陛下勿謂皇后親姻俱可恃也時提點近侍局駙馬都尉徒單沒烈侍側弼意竊譏之衛紹王怒甚顧謂沒烈曰何不叱去沒烈乃引起付有司論以奏對無人臣禮詔免死杖一百責爲雲內州防禦使貞祐初宣宗驛召弼赴中都是時雲內已受兵弼善馬稍與數騎突出由太原出澤潞將從清滄赴闕會有詔除

定武軍節度使尋爲元帥左都監駐真定弼奏賞罰所以
勸善懲惡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而后人可使兵可強今外
兵日增軍無闔志亦有逃歸而以戰潰自陳者有司從而
存恤之見聞習熟相徼成風又曰村寨城邑兵退之後有
心力勇敢可使者乞招用之又曰河朔郡縣皆以拘文不
相應救由此殘破乞勅州府凡有告急徵兵即須赴救違
者坐之又曰河北軍器乞權宜弛禁仍令團結堡寨以備
外兵又曰今雖議和萬一輕騎復來則吾民重困矣願速
講防禦之策及勸遷都南京阻長淮拒大河扼潼關以自
固宣宗將遷汴弼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宣宗次真定

弼言皇太子不可留中都蓋軍少則難守軍多則難養文
奏將帥以闔外爲威今生殺之權皆從中覆又奏瑞州軍
頗狡左丞盡忠多疑乞付他將宣宗頗采用其言大名軍
變殺蒲察阿里詔弼鎮撫之未幾改陝西路統軍使京兆
兵馬都總管宣撫副使烏古論充州置秦州榷場弼以擅
置移文問之兗州曰近日入見許山外從宜行事秦州自
宋兵焚蕩榷場幾一矣今旣安帖復宜開設彼此獲利
歲收以十萬計對境天水軍移文來請如俟報可實慮後
時弼奏其事宰臣以兗州雖擅舉而無違失苟利於民專
之亦可宣宗曰朕固嘗許其從宜也三年改知東平府事

山東西路宣撫副使是時劉二祖餘黨孫邦佐張汝楫保
濟南勤子堦弼遣人招之得邦佐書云我輩自軍興屢立
戰功主將見忌陰圖陷害竄伏山林以至今日實畏死耳
如蒙前洗便當釋險面縛餘賊未降者保盡招之弼奏方
今多故此賊果定亦一事畢也乞明以官賞示之詔曰孫
邦佐果受招各遷五官職於是邦佐汝楫皆降邦佐遥授
濰州刺史汝楫遥授淄州刺史皆加明威將軍頃之弼薦
邦佐汝楫改過用命招降甚衆稍收其兵仗放歸田里詔
邦佐遥授同知益都府事汝楫遥授同知東平府事皆加
懷遠大將軍梁聚寬遥授泰定軍節度副使加宣武將軍

四年弼遣宣撫使已而汝楫復謀作亂邦佐密告弼弼饗
汝楫伏甲廡下酒數行鐘鳴伏發殺汝楫并其黨與手詔
褒諭封密國公其後邦佐屢立功元光末累官知東平府
事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充宣差招撫使弼上書曰山東
河北河東數鎮僅能自守恐長河之險有不足恃者河南
嘗招戰士率皆游惰市人不閑訓練若選簽驅丁監戶數
千別為一軍立功者全戶為良必將爭先効命以取勝矣
武衛軍家屬嘗苦于兵人人懷憤若擇驍悍千餘加以爵
賞亦可得其死力又曰老病之官例許致仕居河北者嫌
于避難居河南者苟于尸祿職事曠廢乞徧諭覈實其精

力可用者仍舊年高昏聩不事事者罷之又曰賦役頻煩河南百姓新強舊乏諸路豪民行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有定籍一無庸調乞權宜均定如知而輒避事過復來者許諸人捕告以軍興法治之詔下尚書省議惟老病官吏所言餘皆不允

大元兵圍東平弼百計應戰久之乃解圍去宣宗賜詔獎諭將士賞賚有差是歲五月疽發于腦詔大醫診視賜御藥俄卒弼平生無所好惟喜讀書閑暇延引儒士歌詠投壺以爲常所辟如承齋陀滿胡土門紇石烈牙古塔皆立方面功治東平愛民省費井邑之間軍民無相訟有古及

將之風焉

蒙古綱本名胡里綱咸平府猛安人承安五年進士補尚書省令史除國子助教貞祐初自請招集西山兵民進官一階賜錢二百萬遷都水監丞尋加遙授永定軍節度副使招捕有功遷太子左諭德除順州刺史遷同知大興府事三年知河間府事權河北東路宣撫使屯冀州軍食不足徙濟南綱欲徙河南行至徐州未渡河尚書省奏東平宣撫使完顏弼行事多不盡乃以綱權山東宣撫副使改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權元帥右都監宣撫如故四年十月行元帥府事綱奏山東兵後揚安兒黨力

有故淄王習顯故留守木羅等家奴不在赦原據險作亂至今未息民多歸之乞普賜恩宥宣宗即命赦之仍贖為良興定元年徙知東平府事遷元帥右監軍久之拜右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先是東平治中沒烈坐事削降殿年詔仍從軍有功復用綱遣沒烈討花帽賊于曹濟間捷報乃沒烈復前職興定二年詔曰卿以忠貞為國捍難保完城邑朕甚嘉之可進官二階賜金帶一重幣十端興定三年奏曰濟南介山東兩路之間最為衝要被兵日久雖與東平隣接不相統屬緩急不相應乞權隸本路且差近於益都詔從之綱奏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灤清河

縣澗口河灤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禦請遷州民其中多募義軍以實之綱以山東恃東平為重鎮兵卒少守城且不足况欲分部出戰是安坐以待困也乃上奏曰伏見貞祐三年古里甲石倫招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為一謀克五謀克為一千戶四千戶為一萬戶四萬戶為一副統兩副統為一都統設一總領提控今乞依此格募選以益兵威制可是歲益都桃林寨總領張林號張大刀據險為亂自稱安化軍節度使綱奏林勢甚張乞遣河南馬軍

千人單州經略司以衆接應左司郎中李蹊請令綱約燕
寧同力殄滅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分兵三千人同往宰
相以糧運不給益都以東嘯聚不止一張林宜令綱設備
禦俟來春議之四年張林侵掠東平綱遣元帥右監軍行
樞密院事王庭玉討之至舊縣遇張林衆萬餘人據嶺爲
陣庭玉督兵踰嶺搏戰林衆少却且欲東走庭玉踵擊大
破之殺數千人生擒張林獲雜畜兵仗萬計招降虎窟諸
寨悉令歸業詔賜空名宣勅聽綱第功遷賞遣樞密院令
史劉顥泣殺張林于東平張林乞貰死自効請曰臣兄演
在宋爲統制有衆三千駐即墨萊陽之境請以書招之使

轉致諸賊之款密者相爲表裏然後以檄招益都張林不
從則合擊之山東不足平也所謂益都張林即據府事逐
田琢者也事見琢傳綱以林策請于朝樞密院請羈縻使
之制可以爲萊州兵馬軫轄久之山東不能守林乃降于
宋云初東平提控鄭佃生擒宋將李資綱奏賞佃宰臣謂
李資自稱宋將無所憑據請詳究其實綱奏臣自按問俱
獲宋將統制十餘人皆以資爲將無異辭此輩力屈就擒
豈肯虛稱僞將以重獲者之功今多故之際賞功後時將
士且解體凡行賞必求形迹過爲逗遛甚未可也詔即賞
之綱奏遼東渡海必由恩博二州之間乞置經略司鎮撫

從之興定五年二月東平解圍宣宗由赦境內凡東平府
試諸科中選人嘗被任使已逾省試期日特免省試惟經
童律科即爲及第似涉太優別日試之皆從綱所請也詔
以綱王庭玉東莒公燕寧保全東平各遷一階是歲燕寧
戰死綱奏寧所居天勝寨乃益都險要之地寧嘗招降羣
盜胡七胡八用爲牙校委以腹心羣盜皆有歸志及寧死
復懷顧望胡七胡八亦反側不安臣以提控孫邦佐世居
泰安衆心所屬遂署招撫使以提控黃擱兀也充總領副
之此當先奏可顧事勢危迫故輒授之燕寧死而綱勢孤
矣綱奏請移軍於河南詔百官議御史大夫紇石烈胡失

門以下皆曰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東平孤城四無應援萬
一失之則官吏兵民俱盡徙之河南以助防秋翰林待制
抹撚阿虎德奏曰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爲險大河以東平
爲藩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將爲主將以心
爲主蒙古綱旣欲棄之決不可使之守矣宜就選將士之
願守者擢用之別遣官爲行省付以兵馬鎧仗從宜規畫
軍食樞密院請用胡失門議焚其樓櫓廨舍而徙之宣宗
曰此事朕不能決擇衆議可者行之樞密院頗采阿虎德
議許綱內徙率所部女直契丹漢軍五千人行省邳州元
帥左監軍王庭玉將餘軍屯黃陵岡行元帥府事於是綱

改兼靜難軍節度使行省邳州自此山東事勢去矣是歲
六月以歸德邳宿徐泗之軍食詔綱率所部就食睢州綱
奏宿州連年饑饉加之重斂百姓離散鎮防軍遽徵逋課
窘迫陵辱有甚于官衆不勝其酷皆懷報復之心近日高
羊哥等苦其佃戶佃戶憤怒執羊哥等投之井中武夫不
識緩急乃至于此乞一切所負並令停止俟夏秋收成徵
還軍人量增廩給可也詔議行之元光二年三月以邳州
經略司隸綱令募勇敢收復山東初碭山首領數人以減
罷懷忿怨誘脅餘衆作亂引水環城以自固構浮橋於河
上結紅襖賊爲援同簽樞密院事徒單牙刺哥會諸道兵

討之綱云碭山北近大河南近汴堤東西二百里大河分
派其間乾灘泥淖步騎俱不可行惟宜輕舟往來可選銳
卒數千與水軍埽兵以舟二百艘由便道斷浮梁絕紅襖
之援募膽勇有口辨者持牒密諭之以離間其黨與臣已
遣三人入賊中復分兵屯要害別以三百人巡邏乞賜空
名告身從便遷賞樞密院奏已委監軍王庭玉駐歸德寧
陵備之矣仍令牙刺哥水陸並進先行招誘不從乃合擊
之其空名告身宜從所請以責成功無何碭山賊夜襲宋
城縣行軍副總領高琬萬戶麻吉擊走之殺傷及溺死者
甚衆奪其所俘掠而還詔綱併力討之綱遣降人陳松持

牒招李全全縛松將斬之已而但黥其面遣還綱奏全有歸國意嚴實張林亦可招之此謂益都張林也詔擬實一品官職封國公仍世襲全階正三品職正二品林山東西路宣撫使兼知益都府事與全皆賜田百頃受命往招者先授正七品官職賜銀二十五兩事成遷五品會綱遇害而止綱御下嚴信賞必罰邳州軍不樂屬綱八月辛未朔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都俊金山顏俊率沂州軍士百餘人晨入行省殺綱及僚屬于省署遂據州反樞密院奏請出空名宣勅設重賞招誘丞相高汝礪曰懸重賞募死士必有能取之者宣宗不得已下詔罪綱以撫諭六哥

六哥遣人送綱尸及虎符牌印終不肯出乃升經略司爲元帥府加六哥泗州防禦使權元帥左監軍副使烏古論老漢加邳州刺史權右監軍頃之邳州卒逃歸詣總帥牙吾塔言六哥已結李全爲助遣總領李木魯留住等毀其橋梁攻破承安青陽寨留兵戍守六哥惶懼乃言待李全兵入邳州誘而殺之以圖報効宣宗曰李全豈無心者六哥能誘而殺之殆詐耳十月壬辰牙吾塔圍邳州急攻之紅襖賊高顯等殺六哥函首以獻詔加顯三品官職授世襲謀克侯進四品陳榮邢進邊全魏興孫仲皆五品賞銀有差

必蘭阿魯帶貞祐初累官寧化州刺史二年同知真定府
事權河北大名宣撫副使三年保全贊皇加遙授安武軍
節度使改昭義軍節度使充宣撫副使閱月權元帥左部
監行元帥府事節度宣撫如故遣都統奧屯喜哥復取成
州及獲鹿縣既而詔擇義軍爲三等阿魯帶奏自去歲初
置帥府已按閱本軍去其冗食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
所向成功此皆血戰屢試而可者父子兄弟自相救援各
顧其家心一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其處不相
諧委矣國家糧儲常患不繼豈容僥冒其間但本府之兵
不至是耳事勢方殷分別如此彼居中下將氣挫心懈而

不可用且義軍率皆農民已散歸田畝趨時力作無集旬
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詔許之阿
魯帶繕完州縣之可守者其不可守者遷徙其民依險爲
柵以備緩急澤州舊隸昭義軍近年改隸孟州阿魯帶奏
澤州城郭堅完器械具備若屯兵數千臣能保守之今聞
議遷于青蓮寺山寨距州既遠地形狹隘所容無幾一旦
有急所保者少所遺者多徒棄名城以失太行之險則沁
南昭義不通問矣詔澤州復隸昭義軍是歲潼關失守阿
魯帶趨備藍田商州乃陳河北利害略曰今忻代撤戍太
原帥府衆纔數千平陽行省兵亦不多河東河北之勢全

恃潞州潞州兵強則國家基本漸可復立臣已將兵離境
乞復置潞州帥府阿魯帶行次沔池右副元帥蒲察阿里
不孫敗績逃匿不知所在阿魯帶亦被創收集潰卒卧沔
池詔還潞州興定元年改_{密院}事數月以元帥左監
軍兼山東路統軍使知益都府事未幾權參知政事行尚
書省于益都阿魯帶復立潞州最有功識遼州刺史郭文
振舉以爲將旣而去潞州張開代領其衆與郭文振不相
得文振漸不能守矣

贊曰貞祐之時僕散安貞定山東僕散端鎮陝西胥鼎控
制河東侯摯經營趙魏其措注施設有可觀者故田琢撫
青齊完顏弼保東平必蘭阿魯帶守上黨皆嚮用有功焉
高琪忌功汝礪固位西啓夏釁南挑宋兵宣宗道謀是用
煦煦以爲慈皦皦以爲明子子以爲強旣而潼關破毀崤
澠喪敗汴州城門不啓連月高琪方且增陴浚隍爲自守
計繕御寨以祈逃死然後田琢走益都而青齊裂蒙古綱
去東平而充魯蹙僕散安貞死而南伐無功雖曰天道亦
由人事自是以往無足言者矣

國

